

土地梦

TW DI MENG

昌牧贤 著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历史与呼唤 ——序《土地梦》

张有德

任全的祖父没有地，死后埋在乱葬坟里。任全的父亲也没有地，死后厝在院子里。任全为买一块葬身之地，不得不玩命，自己卖了壮丁，买下一分风水宝地，把父亲、祖父的骨实埋进去。不料大地主李五魁趁着饥荒年放高利贷，连骗带逼把这一分坟地周围大家小户的五十亩地都弄到了手，只有任全死活不卖这一分坟地，成了他的心头病。于是，为这一分坟地，任李两家明争暗斗起来。李五魁靠的是财大气粗，阴谋诡计，且能搬动官家撑腰；任全靠的是侠肝义胆，铁骨铮铮，多有亲朋友好相助，斗争异常激烈。再加上任全的儿子和李五魁的养女（外甥女）李丽萍的恋爱穿插其间，使这一出悲喜剧一波三折，甚是热闹。

昌敬贤这部《土地梦》不只故事热闹，几个主要人物也写得可爱，包括那个不择手段敛财的李五魁，也愚蠢得可爱。甚至那个被乡亲们乱拳打死的赖皮狗马振堂，也有其可爱的一面。当他和大家逃“反”到山娃家，山娃独不给他黄窝窝头吃时，他竟还摸出两个铜板，说是愿买。也算可爱到家了。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某种符号。作者可以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，但却一定要真实地写出这个那个人的存在的合理性，他们独自的心灵。这里需要的不是技巧，而是观察的角度和深度，是把人当做人来写，哪怕这个人的的人性已经泯灭。

最可爱的当然还是任全。他的侠肝义胆，处处跃然纸上。侠是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而主持正义，义是相互救助的人际关系。侠义不光存在于狭义小说中，而且存在于普遍的生活中。哪里有不平，

哪里就有侠，哪里有危难，哪里就有义。《土地梦》不是侠义小说，任全也不是侠客。他是一个普通农民，当羊倌、当猪倌、当伙计、当兵，大约还做点小买卖。但是他的侠义行为却引得乡亲们敬重。李五魁之所以怕他三分，表面上似乎是周老八立在他门前的那对石烧饼，而实质上恐怕还是李五魁欺压乡邻的不义行为，在他的侠义行为面前的心理反映。由此也可以说，这部小说是在呼唤一种相互救助的人际关系。这从小说的结尾处，当了农会主席的任全，还到车站送被判刑去劳改的李五魁，还给他几块钱，还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亲家，好好改，改好了回来咱还住到一块。”也可以看出来。

基于生存的相互残杀，是人类历史，基于生存的相互救助是人类的呼唤。愿历史尽早成为历史，愿呼唤不再需要呼唤。这大约就是作者讲这个古老故事的现实意义。

我不认识作者，读了一遍小说校样，写下这点感想，算是推荐，也算是序。至于小说究竟如何，相信读者自有明断。

1994年12月

土地梦

人人生来都做梦，
天天有人在做梦，
任全做过许多梦，
土地成了他的梦中梦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“人老了，好说老话。”老人们都这样说。

我，过去不信，现在信了。老了。

人老了，讲的故事也老——四十年代的事；故事发生的地点：豫西山区的月潭镇上。它，更老。比镇上的土地爷还要长几岁。

月潭始于何年何代？这里的老百姓谁也没有去考察过。尽管关于月潭的传说纷纭，但都是片鳞只爪，经不起推敲考证。但有一点月潭人的看法是相同的——它很古老。这是因为在曾祖父的曾祖父的记忆里，月潭就是现在的样子：古朴而秀丽。

月潭，位于伏牛山腹地，被一个很大的土围子——月潭人称为寨墙——把四百多户人家围在里面。寨墙高三丈有余，厚一丈挂零。四面又分别开有四座高大的寨门。每个寨门的两侧，又分别有砖拱的一间房子大小的窑洞，用以守寨人的住宿。这里的守寨人，都是当时被称为局子里派出的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也不知是谁授予守寨者以非常的特权。每逢月潭三六九集日时，四乡老百姓挑担扛篮到月潭赶集时，你要进寨门吗？守寨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你挑推的物品中，拿去一点，赶集的人是不乐意的，但已“约定成俗”。这可

能就叫“买路钱”！

月潭镇有东西、南北四条大街，把月坛整齐地切成四块。又有几十条小街背巷，通往各家各户。大街的门面房多被商家所占，买卖卖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好不热闹繁荣。故有“小洛阳”之誉。

月潭在交通方面是很闭塞的，通往县城，通往都市，既无火车，也无汽车，除了一条伊水可用以放筏到洛阳外，其它一切行动，均要“安步当车”。

月潭，北座半山，南临伊水。像一个很大的园盆子倾斜在那里。

老人们都说月潭是宝地。这里面自有偏爱之处。但主要还是出自东西寨门的由北向南终年淌着溪水的溪流。这两条蜿蜒如蛇的溪流分别向南流入波浪翻滚的伊河。两条溪流的交汇处，正好接近于地壳形成时留在伊河北岸的小山似的一块巨石。溪流与巨石恰巧构成一幅“二龙戏珠”的画面。月潭有二龙护着，宝就宝在这里。

月潭的春夏之季，是最美不过的。早晨，轻纱似的雾气和山岚连成一体。轻飘飘，渺茫茫，有入仙境之感。太阳一露脸，又是一番情趣。群山苍翠，树木葱绿，松涛阵阵，翠竹参天，流泉飞瀑，气象万千……

更见那：“石门春晓”、“红头露雨”、“伊水秋声”、“玉阳见怀”、“白云贯日”、“西岳晚云”、“汤里温泉”、“文笔插天”、“两柏一顶”、“东岳晓钟”等十大景色，更增添了月潭的美色，使之闻名遐尔。

出了月潭南寨门，山势险峻，重峦迭嶂，郁郁葱葱，这就是伏牛山脉系中的熊耳支脉拨云岭。它千百年来屹立在那里，俯视着月潭。默默不语，似笑非笑。它注视着月潭的一切。它记载着那里的真善美，假恶丑。

它，知道月潭镇上的好人、坏人和那些不好不坏的人做过的各种各样的“梦”

今天，是一九四三年夏初的一天，这天是月潭镇的逢集日。

一个四十出头，中等个头，走路一溜风，说话像枪声，看上去刚强而利索的汉子来到东街的柴火市上。他就是外号“红砖”的任全。他是个只有一分坟地的穷汉子，但他对下苦力卖柴的山里人，却表现得很慷慨“富有”。只要相中了你那担柴，就会把手一扬：“走，挑去。穷不了我，富不了你。”他直率的有点叫人难以置信。

他刚刚站在一个卖柴的人的面前，东寨门下一个壮丁摆弄着枪。“嘭”一声枪响，任全只得觉脚脖子一热。“妈的，没种的货，打老子黑枪。”任全骂着坐到了地上。手握着向外淌血的脚脖。他那线条粗犷的脸上，青筋暴起，显出一副要与开枪的那个人拚命的样子……。

“呀！任全被枪打了！”

“任全叫暗算了！”

……

赶集的人“炸”了。许多人呼喊着急跑过来把任全团团围住。大家吵吵着要把他抬回家去……

出人意料，任全霍地站了起来。他蹒跚着向枪响的方向挪步。他那浓眉下的一双眼里，射出可怕的凶光。他要与那开枪的人决一死战。他高叫着：“有种你就站出来。妈的，明人不做暗事……”但他毕竟被打伤了，踉跄了一下，又蹲在地上。

这时，一个穿着很不得体的灰军装的年轻人，从东寨门下气喘嘘嘘地向任全跑来。他那长着厚嘴唇的脸上流着汗，显得惊慌失措。粗壮得象头牛。他两下拨开了围着任全的人群，“哇”一声抱住任全痛哭了起来。

“山娃，你……”任全不解地扶住他的头问。

“全叔，是我打伤了你呀！呜——呜——呜”山娃边哭边说。用自己的拳头狠狠地捶着自己的脑袋。

“你？”任全用劲把山娃一推。好像这时才真正伤了一样，瘫在地上。接着把头向一边一拧，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……

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任全扶在山娃的背上。把他背回到他祖辈留下的三间茅屋中。

任全是个有名的直性子，麦杆火，来的快，走得急。当他躺在床上时，他对山娃的气已经消了一大半。一来他知道山娃家里比自己更困难，二来他知道山娃是个不可多得的厚道娃子。但最能使他消气的，是山娃当面承认了是他打的枪。

月潭镇上发生这类事情，按常规是，肇事者很快跑得远远的，在一个随便能糊口的地方，隐名埋姓，打短工、扛长工、当义子甚至沿街乞讨，再也不在月潭镇上露面。少则三年五载。多则十年八年。一直等到时光治愈了别人的伤。光阴磨平了他人的恨，这才会悄悄回到家中，经过一番周折说合，由长辈领着，提些礼物，到受害人的面前一跪，磕个头，认个错，就算万事皆休了。当时的局子里，是从不过问这类闲事的。据说是因为这里面没有“袁大头”和鸦片烟。这就是老辈子人留下来的处理这一类问题的习惯方式。

山娃跪在任全的床前哭哭啼啼地说：“全叔，我才补了壮丁，不会玩枪，弄发了，呜呜……我给你包骨养伤——呜——”山娃哭得象死了老子娘那样悲痛。

“起来！”任全高声大气地像下命令，“我又没死，你尽哭个啥？这回你全叔连打都不打你。……”

山娃是挨过任全的打的。那是七年前的事了。那时，山娃只有十五岁，也是一个逢集日。山娃第一次到月潭镇去卖柴火。他挑的担子比一般成年人要小，但是一色的江子木，瓷丁丁，硬实实，耐烧。任全一眼就相中了他挑的一担柴。

“娃子，你这担柴要多少钱？”任全看着像江子木一样瓷实的山娃发问。

“七角。”山娃满怀希望地看着任全。

“球，你那一担柴，少说比人家的也要轻二十斤。”任全要还价了，可还没等他开口，山娃哭丧着脸哀求说：“大叔，俺爹不在了，娘又有病，是想卖够两副药钱。”

这时任全才看清山娃那双缀满了白粗布的鞋。很快他又是那句老话：“罢了，穷不了我，富不了你，你娃子怪厚道。”说完把手一扬：“走，挑去。”

可谁知这一挑去，竟又惹了祸事。

山娃把柴火挑进了任全的厨房，把柴码好。这时一只老母鸡从窝里“咯咯”叫着飞了出来。真是人穷志短。山娃见鸡窝里有两个鸡蛋，又趁任全进屋取钱的机会，他想到了重病的母亲，便第一次做了贼。他把鸡蛋装进了自己的口袋。谁知山娃的举动被任全看见了，他的火一下冲到了脑门。“啪”一个耳光，落在山娃的脸上。“我叫你做贼！”任全说着又是一脚。山娃抱着头蹲在地上，鸡蛋被挤烂了，浸透了衣袋。

这时任全媳妇上来劝说，任全才慢慢消了火气。他又好一阵开导山娃，人要活的有志气，记住饿死都不做贼。山娃呆呆地看着任全。看着面前这个一会火爆，一会和善的人。

山娃刚要抬脚出门。

“站住！”任全又是一声吼。

山娃赶紧拿出一角钱递到任全面前，说：“大叔，我赔那鸡蛋钱。”

“谁叫你赔，我再穷也不缺你那一角钱！”任全又把眉竖了起来。他转身进屋拿了五个鸡蛋，放进一个小竹篮里说：“拿去吧，我知道你饿的慌，走吧！”任全把山娃推出门外。

山娃举着不要。任全把圆眼一瞪：“咋，作假，还想再挨一巴掌？”说完把门“咣”一声关了。

山娃提着个小竹篮，站在任全的三间茅屋前，好一阵愣怔。他

想记住这三间茅屋，他要记住任全这个打了他的人。山娃怕再上街时摸错了门，尽力寻找这三间茅屋与其他茅屋的不同之处。他发现任全的大门前有两个直径两尺多，像石鼓又非石鼓的上面镌刻着有点像月潭镇的烧饼那样的花纹，还有俩个考究的底座托着。他早已忘了“耳光”的事，然后向那拨云岭深处的家走去……

“山娃，今个不会是有人雇你打我的黑枪吧？”任全半真半假地问。

山娃急忙又是摆手，又是摇头，“不，不，没有，我不能昧良心。”一边说一边又忽吡忽吡地抽泣起来。

“别哭了。”任全心平气和地说，“算了山娃，该你全叔倒霉。唉——”他长叹一声，“兴许是上辈子欠下你的债，去吧，看大夫咋还不过来。”

“张仁斋马上就来。”任全的弟弟任双答应着来到床前，任双与山娃年纪相仿，比任全小十三岁，哥俩长相酷似，脾气却差异很大。任双浓眉竖着，恶声恶气地说：“大夫来了就要用钱，谁拿？”他说完看着山娃。“你少管闲事！”任全对弟弟那种眼神不满意，呛了他一句。

任全的独生儿子任书文是个上中学的“洋”学生。因为中学离镇上有三里路远，下学回家后，才知道了发生的事。他站在父亲的床前，看着月潭镇上唯一的西医大夫，人称“江湖”的张仁斋，不熟练但却很认真地给父亲处理伤口，他闭着嘴，一言不发。他知道自己说了不算，他更知道父亲的为人。他觉出父亲对山娃的态度是可取的，但他又想如果父亲倒下了，家里今后怎么过？拿什么给父亲看病？他心里十分着急。

任全的妻子在一边小声抽泣着，抹着泪。她可怜丈夫，也可怜山娃，她无所适从，因此不说一句话。丈夫的脾气是不好，但心很好。他对山娃的态度和十年前对待自己一件事的态度一样……

十七年前的秋天，任全的妻子是个十八九岁的闺女。由于她长相好，竟惹出了大祸。

任全的妻子名叫“月”。据说是八月十五那天夜里降生的。后来请先生起名时，先生一听，即景生情。掐指一算，高声喊道：“好！月。”名字就是这样来的。先生为什么给这小闺女起了这个名字。一来自然是受到八月十五月最明的启迪，二来先生是个非常善良的读书人。他总希望世上“美”好的事多一点。他肚子里充满了“沉鱼落雁”、“闭月羞花”等许多形容美貌的词儿。

以“月”作名，对任全妻子来说，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她沉静、温柔，她端庄、妩媚……，她许多特点都能从月儿那里找到影子。

正是因为她是“月”，十七岁那年被本庄一个土财主的纨绔子弟逛到一个庙里糟蹋了。为此月差一点儿投河自尽。但这个“丑”闻，除了月的父母和那一个“混账”外，任何人都不知道。

又是一个逢集的日子，月卖柿子。想换钱撕上一双鞋面布。她从离月潭镇四里路的桥上村来到集上，刚刚放下篮子，一个军官就嘻皮笑脸地向她走过来。月以为他是买主，就赶忙问：“长官，买柿子吧。”说着羞怯的低下了头。

“买，连你也卖给我吧！”当官的说着手就动手在月的脸上抚摸了下。月吓得急忙后退了几步。惊恐地看着他……

这时，任全二十三岁，血气方刚，他看到这个情形后，急步上去抬手挡住那个军官又举起的手：“不能欺侮人！”说完怒目瞪着那个军官。

“你小子管的怪宽呀！她是你的老婆咋的？！”军官也上劲了。

任全脑子一下子转了九九八十一个圈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咋，不兴是我媳妇！”说完提起篮，又上前拽住月的胳膊：“走，回家。不卖了！”他拉住姑娘就走。

看热闹的人一下懵了。生人不解其意，熟人目瞪口呆。

当任全拉着姑娘走到十字街口时，才开口说：“快回家去吧，你

没看一会儿就要出事？”

月这时才明白过来。

当官的觉得自己丢了面子，他问了几个人后，知道自己叫那个庄稼汉“耍”了，气急败坏地要找任全算帐。但当他听说那对“石烧饼”的来历后，随之脊梁凉了一下骂道：“这回老子饶了你，算你运气。”他终于没敢迈进任全的大门。

事过一年后，有人去月家提亲。月死活不愿意。并于当晚向母亲说出了心事

——她想嫁到镇上。

这一带四乡的姑娘对月潭镇都是很向往的。但对月来说，她主要还是从那次赶集后，老忘不掉那个把自己说成是媳妇的人。

任全与月的婚事就是这样一说即成，没多久他们就结了婚。

新婚之夜，闹洞房的人走了。小两口刚躺下，月就老老实实抽泣着说出了两年前受辱的那件事。她认为这是一生中的奇耻大辱。

“你是个好人，你不会嫌弃我吧！”

“球，那不能怨你，只能怨那个王八孙。”任全边说边拭她的泪。

张仁斋刚刚坐在椅子上。任全就吩咐妻子做饭，打断了妻子的回忆。

任全被山娃打伤的消息不胫而走。月潭镇上一切善良的，同情的，事不关己的，幸灾乐祸的，乃至仇恨的人都在议论着……但对任全的不幸最为“关心”的还要算隔墙的邻居李五魁了。

李五魁在月潭镇上近几年“红”了起来。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。管家马振堂已开口闭口称他“五爷”了。

李五魁长得胖乎乎的，五短身材，歇顶。虽已年近半百，但面嫩肉细，看上去要年轻十岁。他不管见谁总是一副“弥来佛”似的笑脸。但月潭镇上的许多人都背地叫他“蝎子”。

李五魁发迹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口袋里却鼓了起来。只是尚无硬梆梆的靠山。他越来越觉得自己钱多腰细，财茂势薄。

李五魁的发迹主要靠一个粮行，一个大烟馆，辅以高利贷。他二十年来有一桩月潭人大体都知道的心事——把月潭镇西门外那一马平川，能引流灌溉的水浇地弄到手。让这五十多上质好地都姓李。李五魁身边无子无女，李五魁早年丧妻不娶，只和一个颇具风的女佣人徐娘明来暗往。

李五魁的全部在册人口，就是两个人：他与一个上中学的外甥女李丽萍。其余的都是他信得过的远朋近亲和为抵债来家的长工。马振堂和徐娘则因为各自的原因，在李家列位二等，说话有一定分量。

徐娘回娘家去替李五魁物色倒插门的女婿。条件必须是一个官。一来李五魁算得上一个有钱人家，再者外甥女李丽萍要相有相，又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学生。如能找到一个官，李五魁可就活有靠山，死有依托了。

李五魁在徐娘临行前嘱咐说：“早去早回。”这句话是嘴上说的，心里说的意思是：“去时间长了，我想得慌。”

可徐娘一走就是月余。她完成了“五爷”的重托。找到了在县府里工作的一个官，今日返回。她刚刚洗尘完毕，未及“汇报”，李五

魁已走到她背后催促着：“快点，咋恁肉呢！”说着两人一齐来到上房，好一阵“乐”。

“普塌，普塌。”这是马振堂走路的特有响声。

徐娘霍地从李五魁怀中站起，用手理了一下被李五魁弄乱的头发，躲到厨房去了。李五魁尽管慌乱中系错了衣扣，但还是强作一副“君子”样，坐在堂屋那把太师椅里，顺手摸起了放在八仙桌上的白铜水烟袋。他刚刚点着火，马振堂晃着他那瘦得可怜，长得出奇的身子，点着那显得有点长的脖子上的小脑袋，径直向李五魁走过来。他像蚕吃桑叶那样把嘴紧贴李五魁的耳朵，叽叽咕咕地说：“五爷，任全那一分地到手了。”

李五魁把那发亮的脑袋一仰：“你说啥？大声点。”实际李五魁已经听清了马振堂的“报告”。不过大凡有钱有势的人对下人都是这个脾气，明知故问。叫你说再说一遍。以此显示自己的尊贵和权威。

马振堂又忙不迭地详细讲述了山娃打伤任全的经过。最后说：“任全的枪伤少说要出十块银元才能治好。山娃和任全，他们谁能拿出这么多钱。这下任全一定要想办法借钱，借钱就有办法。”

马振堂这时又放低了声音：“五爷，那一分地不就要到手了吗？”

“好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总算等到了这一天了。”李五魁幸灾乐祸地一拍桌子，他得意忘形地眯起那黑豆小眼：“我总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。那五十亩地完整无缺了。插在我心中的钉子可以拔掉了。”说着从胸前把手向上一举，作了一个拔钉子状。

李五魁和马振堂所说的一分地，实际就是任全早年卖了命才买的一分坟地。李五魁所说他对得起列祖列宗。是指他父亲弥留之际的遗言：“五魁，我要去了，你这一辈子要能把西寨外那一块水浇地买到手，你就算对得起祖宗了……”

李五魁所说的钉子，就是指任全的那一分坟地，位置正好在他那五十亩地的正中间。这种情况多年来使李五魁坐卧不安。为

此他求过神，占过卦，耍过威风，使过黑心，想尽一切办法想霸占这一分地，但一直未能达到目的。

“天助我也——天助我也——”

李五魁说完后，呼喊：“徐娘，供香，敬神！”

一分地对李五魁来说，虽只是“九牛一毛”，但却是权势的象征，任何人不能侵犯。不把这一分地弄到手绝不罢休。

这两年，李五魁曾托人找任全换地，条件是一亩坡子地换任全那一分坟地。任全笑了，对中人说：“他恁想要我那一分地，那好，把他水浇地划给我十亩！”

中人向李五魁回信后，李五魁气得大骂三天。

过了些时，马振堂听到任全想做生意缺钱，于是中人再次向任全露出口风，李五魁要掏大价钱买一分坟地。任全又是一笑，笑后带着戏谑的口气说：“你回李五魁的话，我那一分坟地里可是埋了祖先的，他真想要，我连祖先也卖了……”说完又是一阵大笑。

李五魁听了这些话后，更是火冒三丈，差一点气晕过去。

有一年闹饥荒，月潭镇上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。许多家都去李五魁家借粮。可任全宁愿把院里的榆树皮啃光，饿的吃红佛土也不进李五魁的粮行。

.....

李五魁的一切花招都使尽了，任全那一分坟地仍没弄到手。任全为啥不放手这一分坟地？好心人曾问过任全。任全的回答是简单的：“我就不能让那‘蝎子’恁得。”

“得，”月潭人的理解是一切得心应手，万事如意的意思。任全说的“得”的意思是，不能让坏人，恶人为所欲为，欺负人，不能让他们一切都称心如意。

李五魁在万般无奈后，只好把希望寄托于神灵。

一次，李五魁和徐娘“乐”玩之后，他咬住徐娘的耳朵说：“求求神，占占卦，让任全那个独生儿子得个最重的病，让他伸手借钱

.....”

徐娘言听计从，又是求神许愿，又是剪纸人在神前支解焚烧

.....

徐娘求的神真的“显灵”了，在她祷告八八六十四回后，任全的独生子任书文突然病了。口吐白沫，四肢抽搐，不醒人事。经过张仁斋的及时治疗，当天就好转了。

李五魁只得到消息的前一半，高兴地拉着徐娘的手，用他那不长胡子的光脸摩挲着徐娘的脸蛋，不住地说：“你的神真灵，真灵！”说着把手伸向徐娘的内衣，徐娘醉了，顺势倒在李五魁的怀里。

当天，李五魁在马振堂的引领下，来到任全的家。假装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，十分关心地说：“全，孩子病了，也不过去说一声，就这一根独苗，出了事可不是好玩的！”

马振堂也扯拉着腔，比李五魁还显得特别关心的样子开了腔：“你别待答理不答理的，五爷念多年的老邻居，才来看你的娃子。”

只顾干自己活的任全这才冷冷地说：“还是五爷的福大。”说完，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，向屋里喊道：“书文，出来让五爷瞧瞧。”

“你个狗仗人势的死鬼。”任全冷眼瞪了瞪马振堂。

随着任全的喊声，任书文一下子从屋里跳到当院，威风地站在那里。

李五魁猛一怔，旋即假装喜欢的样子说：“好，结结实实就是福。”自觉没趣，尴尬地幌着那圆身子向门外走去。

马振堂则站着未动。他想这是个机会，还想再显显本事，好在五爷面前邀功。他凑近任全，十分和气地小声说：“全，五爷可是存心可怜你这一家子。这……”说着从腰里掏出三十元大洋。左右手替换着把钱弄得叮当响，可任全听见只装没听见，连看都不看一眼。

“任全，你咋恁死心眼呢？”马振堂说着取下五元装入自己的袋内。“你想想，你那一分坟地当初只有八块银元，这三八二十四

……”马振堂又拿下一块再次装进自己口袋，“这二十四块可是仁八块呀！”他的态度十分“诚恳”，他要力争说服任全，如果成功了，五爷对他更要刮目相待了。更有一层，要是成功了，他就可以“雁过拔毛”。可得六元大洋，几天的鸦片烟钱又有着落了。

待马振堂说完后，任全停住手中的活，直起腰来，冷冷地笑着，“亲呢”地叫道：“振堂，你先说五爷代我上坟扫墓不？！”

马振堂把那细脖子一扭，“你这是啥话？！”

任全笑着回答：“我早说过，坟地里埋着我的祖先，谁想置那一分地，就得代我上坟、扫墓、供香。”

“你……”马振堂气得语塞，半天才又摆出那管家的架子：“你个不识抬举的……”他把头一点一点，悻悻而去。

他身后传来了任全的笑声。

这时任全一屁股坐在院子里那一块捶帛石上，吸着旱烟，嘴里狠狠骂道：“蝎子，毒蝎！”

关于李五魁这个“蝎子”，有他的来历。

李五魁家现在西门外那一马平川的五十亩水浇地，经李五魁父亲的手只买了十三亩。剩下的还分散在十来户人家手里。

李五魁当家后立下宏愿，在他有生之年，让这五十多亩地一律姓“李”。

这十来户人家，有富有穷，七长八短。中间还有李五魁的连襟李诗岳家的三亩地。

李五魁要想真的做到所有的地都姓李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但李五魁是个诡计多端的人，他采用了多种手段，有软有硬，一年一年，一亩一亩把农户手中的地强霸到他李家门下。

“蝎子”的外号也就是由此而生。每到荒年，李五魁就会使出两手，粮行屯积聚奇，大斗进小斗出，小称走，大称来，不到一本万利，他是决不松口卖粮的。这一手使得他“财源茂盛”。再就是“白送”，

包括钱和粮。

你要活命吗？你家正等着粮下锅吗？你那里只要是他想要的那块，别愁，他就会要马振堂把粮给你送去。你要推辞不要，马振堂就会按着五爷交待过的话，放下口袋就走。你要怕吃亏，撵上马振堂问：“管家，这啥利？”你会得到一个完全放心的回答：“都要饿死人了，还说啥利！好说，以后有了就还，没了拉倒。”听了这话，都会千恩万谢，把李五魁当菩萨。

待荒年过去了，年景好了。李五魁就会把你请去，奉为上宾，端茶递烟，使你“受宠若惊”。等你坐稳了，把对他的感激之情说完了，李五魁这时就会露出真相，道出本意：“老乡亲了，山不转路转，我还有求你的地方。这叫鱼帮水，水帮鱼嘛！我家人手少，耕种有许多不便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会盯着你的脸，紧接着说：“咱俩家是不是调一块地，再说我坡上那地也不远嘛！”你要答应了，好说，留你吃饭，饭后画押。临走再送你半袋陈谷子烂芝麻的礼物，把你一直送出门外。你要执意不答应，他不但不会翻脸，还会笑眯眯地说：“不愿意算了，我不夺他人之爱。咱只好桥归桥，路是路了。”接着他会一声喊：“振堂！按市价算算，本利一共多少？”

马振堂会立即取出账簿，接着是辟里啪拉一阵算盘响，上面会出现一个使你大吃一惊的数字。马振堂把算盘端在你的面前，李五魁会“笑”着走近你，轻声怪气地说：“看见了吧，换地，还是还帐？！”

……

就这样，他逼得一些农户走投无路，不得不答应他的条件。

有一家犟筋头，把马振堂背的粮食又送回去，李府的大门门得死死的，于是他就大声吆喝：“马振堂，我不要你的粮食，给你放到门楼下了。”马振堂听得一清二楚，但就是不答话。等人一走。马振堂就立即把粮食提进去。可李五魁家的账上还是记着原来借粮的数。照样是“驴打滚”的利。